

JONAS GARDELL

[瑞典] 乔纳斯·嘉德尔 著
郭腾坚 译

TORKA ALDRIG
TÅRAR UTAN
HANDSKAR

戴 上 手 套 擦 泪

JONAS GARDELL

[瑞典] 乔纳斯·嘉德尔 著
郭腾坚 译

TORKA ALDRIG
TÅRAR UTAN
HANDSKAR

戴 上 手 套 擦 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戴上手套擦泪. II, 陪伴 / (瑞典) 乔纳斯·嘉德尔
著; 郭腾坚译. — 兰州: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527-0483-9

I. ①戴… II. ①乔… ②郭… III. ①长篇小说—瑞
典—现代 IV. ①I53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9050号

Torka Aldrig tårar Utan Handskar: 2Sjukdomen by Jonas Gardell
Copyright © 2013 by Jonas Gardell
First published by Norstedts, Sweden, in 2013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Norstedts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甘字: 26-2017-0002

戴上手套擦泪 II. 陪伴

(瑞典) 乔纳斯·嘉德尔 著 郭腾坚 译

出版人: 王永生

责任编辑: 马高强

装帧设计: 山川 Gabryl

出版发行: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邮编: 730030

电话: 0931-8773149 (编辑部)

0931-8773269 (发行部)

E-mail: gsart@126.com

网址: <http://www.gansurt.com>

印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9.5

插页: 1

字数: 195千

版次: 2017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000册

书号: ISBN 978-7-5527-0483-9

定价: 38.00元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某地一家医院内，躺着一个患艾滋病的垂死婴儿。

婴儿被他的家人抛弃了，孤零零一人。

病床前贴着一张冷冰冰的告示：

请勿碰触

天空、房屋、灯光，他们三室一厅的小小公寓里除了客厅以外，所有房间都铺上灰色的亚麻地毯。

灰得一片迷蒙。

在这样的日子里，一切仿佛都静止了，就连客厅天花板一角悬挂的木制海鸥吊饰也纹丝不动。

人行道与街道上已经不见积雪，冬天的沙砾仍然残留在混凝土与柏油路面上。

春光中可以看见公寓的窗户已经肮脏不堪。但也只能等温度回升到零摄氏度以上，才能开始擦洗窗户。

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想到就令人叹气。

布丽塔站在厨房里，面对着昨晚读经会留下待清洗的碗盘。他们邀请教区内另外两户人家来到家里，一起享用一顿朴实的晚餐，然后以最新一期《瞭望台，注意！》期刊的标题为素材，一起研讨《圣经》。

这期的标题是“保住您在基督教会的一席之地！”。

玛格丽特的笔记还搁在餐桌上，她真是够懒散的，丢三落四。

他们对她的管教的确太过宽松，但出事之后，他们再也没有精力纠正她的行为。

他们再也无法以严厉、一丝不苟的管教来纠正她的行为。

他们只能得过且过，抱着已经残缺的一切，勉强度日。

布丽塔感觉自己好像坐在一架失事而急速坠落的飞机上，她生命的一切全都离她而去，往下急坠。

她只想站稳脚跟，抓住自己曾经拥有的一切。但仅仅是站稳脚跟就已无比艰辛。

持续而急速的坠落。她能做的，只是张开双臂，试图以全身之力握紧一切而已……

《保住您在基督教会的一席之地！》

天哪，那标题就像一个冷冰冰的警告，直冲着她和英格玛而来。

保住您的一席之地！

您要确切地保住您的位置，这样您才不会被遗弃在主的荣光之外，才不会成为迷途的羔羊。

有时候，她觉得这真是太不公平了！

正是因为她和丈夫始终如此虔诚，无私地奉献，甚至自我牺牲，远超过常人所能要求的范围，她才觉得不公平。

“如果你的右手使你绊倒，就把它砍下来丢掉。”

假如夫妻俩有那么一丝一毫没能尽到身为教会成员和耶和華虔诚仆从所应尽的义务，她或许还比较能承受这一切。



事实上，他们比任何人都要虔诚。

结果呢？她和英格玛竟然必须面对这样的悲痛、残缺以及绝望。绝望将如影随形地跟着她，为世间的一切和她的遭遇添上一层浓浓的苦涩、耻辱，以及他们背后不怀好意的眼神、非议、耳语、流言及虚假的怜惜。

这一切让他们现在只剩下半条命。

最让她感到煎熬的，就是见到英格玛变得如此郁郁寡欢。

她那高大、英俊、严厉又虔诚的丈夫，曾是许多人眼中的楷模，教会的代表，他的地位与威信就像高耸的悬崖，就像彼得当年在教会里所扮演的角色。

然后呢？瞧瞧他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

整个人像被拦腰折断一般，虽然正值壮年，人生与事业理应达到巅峰，但他的背却开始驼了。

《保住您在基督教会的一席之地！》

研讨会全程，他始终噤声不语。

过去，他总是习惯性地坐在主位，气势十足地主持研讨会。现在，他怯懦地龟缩在角落里。这不可能是真的。他松垮垮地坐在角落里，乖乖地听讲、做笔记，仿佛必须再三表现出自己的谦恭，显示他已重新习惯自己现在的地位。

他们刚读过《希伯来书》最后一章第17节：要信任那些领导你们的人，也要服从他们，因为他们要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向上帝交账。你们要让他们做得喜乐，不要叹息，不然你们就

有损失了。

《圣经》诗篇中对“服从”一词的脚注完全照字面翻译：“持续、不间断地顺服跟从。”

这正是她丈夫现在的处境：他相当认命。

他再也不是那个高大、英俊、严厉、充满自信的领导者了。

现在，他只是个恭顺的仆从，只能咬牙忍下这一切。

英格玛清晨5点就开始工作，昨晚又因为研讨会的关系，很晚才上床就寝。因此她一直拖到此刻——今天早上才开始清洗碗盘。

布丽塔一声不吭地清洗碗盘，水槽里满是灰色的污水。

突然，信件从门上的投信孔被塞到屋内，掉到地板上，发出咚的一声。

布丽塔停下手边单调的洗碗动作，在围裙上抹干双手，走到门口挂衣处查看信件。

她检阅信件时相当漫不经心，这也是一种怯懦的表现。他们昨晚在《圣经》研讨会上一直强调这点，要时时保持戒慎与警觉，但她现在就是做不到。

因此，当她看到那封信时，并未做好心理准备。

那是他惯用的信封：洁白的长方形信封，纸质厚实。

那是她再熟悉不过的笔迹：工整、清楚、小心翼翼。

她的心不由自主地开始剧烈搏动。明知此刻只有她在家，她还是本能地转身四顾，想确定没有被人发现。

但是她心里有数，有一对眼睛正看着她。



这是一次考验。

英格玛·尼尔森与布丽塔·尼尔森

角厂街十五号

117 34 斯德哥尔摩

她紧紧抓着信封。地址完全正确，正确到令人窒息，让人痛苦不已。为什么现在不能这样呢？

一想到他竟然将他们的姓名与完整地址以这种方式写在信封上，她就喘不过气。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勉强让自己不去想他，不去想这件事。

他的笔迹一如往常，果断坚决、毫不犹豫。

是的，一如往常。

她实在难以保持平衡，稍不小心就会摔倒在地。她无法控制自己，不住地喘息着，明知自己不应再看到这个寄件人的姓名与地址，但还是把信封翻到背面。

本杰明·尼尔森

车床街八号一楼

112 49 斯德哥尔摩

她感到全身一阵剧烈颤抖，不由得闭上眼睛。

他还在。而且有一个写得清清楚楚的地址。

阳光将眼皮晒得暖热，夏天来了。他们坐在游艇上，舷外发动机隆隆作响。小艇在港湾内顺风而行。玛格丽特趴在英格玛的肚子

上睡着了。布丽塔的弟弟有一根老钓竿，而本杰明还在练习使用这根老古董。

“妈，你看！”他大喊着，转向她，得意地展示他从水里钓起的一根竹竿。他狂喜地盯着这根竹竿，天蓝色的双眼闪闪发亮。墨色的头发，被太阳晒得健康的古铜色肌肤。她如此深爱着他，以致内心疼痛不已。

她犹豫不决，先是眯眼，最后还是闭上眼睛。

她长叹一声，深吸了一口气，走进卧房。英格玛的书桌也在卧房里。她打开书桌的抽屉，将没有拆开的信放进抽屉。

即使她独自在家，身旁空无一人，她还是强迫自己不动声色，不要流露任何情感。

她心里有数，她绝对不是孤单一人；她心知肚明，这是对她的考验。要是没能通过考验，她在基督教会的一席之地也将不保。

除了刚放进去的那封信，抽屉里还有几封，信封上都是那工整的笔迹，写着他们两人的地址。

英格玛·尼尔森与布丽塔·尼尔森

角厂街十五号

117 34 斯德哥尔摩

但是没有一封信被拆开过。她关上抽屉，然后上锁。

她通过了考验。

昨天，三个小时内的降水量达到90毫米。老天爷，这简直就是末日大洪水。天空敞开大门，洪流倾泻而出。上帝仿佛彻底厌倦了科彭镇的居民，准备用大水将他们活活淹死。远方的修那伦德镇，铁路的路基甚至被冲毁，铁路交通从此沦为纸上谈兵。顺便一提，从1985年起，那里的客运就已经停了。

一切都在走下坡路。十年前，这座旧工业城其实一度回光返照，仿佛又可以望见前景。1981年，科彭镇一口气盖了十栋新公寓大楼。十栋啊！然而十年过去了，衰败的气息反而更加浓厚。

事实证明，过去几年，科彭镇元气大伤。

许多店家不得不放弃无谓的挣扎，关门大吉，包括销售童装与名牌牛仔裤的科彭商店、鞋店，还有广播电台、造纸厂。全关了！

说来说去，有一部分要怪他们自己。住在科彭镇的人甚至不想在科彭的商店买衣服，或在鞋店买鞋。大家可以冲到阿尔维卡的多慕斯百货，更可以到大城市卡尔斯塔的时装店、鞋店与其他店家朝圣兼购物。

不过几个星期前，那家菲律宾咖啡厅又换老板了。毫无疑问，店名当然也跟着改了。颇富异国情调的菲律宾咖啡厅被具有浓浓瑞典乡土味的“西恩尼烘焙屋”取代，至于烘焙屋在鸟不拉屎的科彭能够生存多久，只有天知道。

1989年5月，科彭镇的清晨。

田野间还覆盖着一层霜。霜雪落在墓园与墓碑上。

购物中心。

托许拖拉机有限公司，尼纳斯加油站，还有壳牌加油站。

爱丝崔德女子理发店早上10点开门。老板爱丝崔德穿着一件单薄的牛仔夹克，冷得直打哆嗦。

莎拉穿着居家睡袍，套着木鞋的脚上甚至没穿袜子，走到信箱旁取今天的《新维姆兰日报》。

草上还结着霜，空气凛冽，几乎与秋日无异。

她双手抱在胸前，连忙加快脚步。

门口砾石路旁新栽的雏菊，全被冻死了。

我就知道！莎拉边想边踢了其中一排雏菊一脚，整排花仿佛被放了气，被冰霜牢牢固定在地面上。她叹了口气，走进屋内。

哈拉德吃着早餐。过去他一向早起，无论是平日出门上班，还是可以偷闲一下的周末，最迟清晨6点就可以看到他在喝咖啡了。现在可不一样，他会赖床，拖拖拉拉，非得等到7点整或7点半才起床。

坐到餐桌边后，他会继续拖延出门的时间，这已经不是新鲜



事了。平常莎拉自己也得上班，不知道哈拉德会在早餐桌前坐上多久，但周六早上他铁定会赖上一两个小时。

莎拉把报纸递给他。

就在昨天，奥斯卡港^①发生空难，斯德哥尔摩地区选出的社会民主党国会代表约翰奥勒·派森和机上其他16人不幸罹难。飞机在着陆前突然失控，直接撞到地面。撞击地面时，机身爆炸并起火燃烧，机上所有人员当场死亡，无一幸免。

“报道”新闻台整天都在播这条新闻的即时消息，让哈拉德整天粘在电视机前，目不转睛地看。

5月9日，星期二，《新维姆兰日报》头版都是关于这场恐怖空难的报道，标题是《恸！空难十六人死亡》，旁边是飞机残骸的照片，还配有来自卡尔斯塔的全维姆兰省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社民党国会议员汉斯·罗森格兰的大头照。他也在这场意外中遇难，年仅47岁。

莎拉在餐桌边坐定，抓起一片从烤面包机里弹出的吐司，先把烤焦的部分扔掉，然后抹上奶油与果酱。

“你看吧，”她开门见山地说，“现在雏菊都死光了。”

哈拉德没搭腔。莎拉的口气中带着几许愤懑。

“我就说现在种雏菊还太早，你从来不听我的。”

哈拉德喃喃自语，口齿不清。

① Oskarshamn，位于瑞典东南部卡尔马省（Kalmar län）的港口城市，为瑞典进出波罗的海的要冲，境内设有核能电厂。

“我说过，应该要再等一下。你说不用等，马上就种。我说这些雏菊很敏感的。结果你头一热，直接种下去了。现在怎么样？全冻死了！我就是要让你知道，它们全冻死了。”

哈拉德从报纸中抬起头来。

“死了16个人啊！”他大叫，“16个人！报纸上说，坠机现场简直跟电影里的战场没有两样。到处都是火和烟，简直就是地狱！大家平常是怎么说的？啊呀，这里不会发生这种事啦，这里可是瑞典喔！怎么说？这里可是绝对‘安全’的。嗤！”

他翻到其他页，无心再看那一幕幕炼狱般的惨景。下一版报纸的标题写着“同性恋者饱受歧视，HIV阳性患者遭到骚扰”。

哈拉德眼神里闪过一丝惊慌，干脆移开目光，不敢再看报道内容，马上又换了一页，继续近乎绝望地喃喃自语：“这里不会发生这种事的……”

莎拉继续嚼着烤吐司。

“不过话又说回来，5月地面还结霜，”她自顾自地说着，完全不理哈拉德，“怎么会有这种鬼天气，5月不应该结霜的！”

莎拉与哈拉德家的花园里结满了霜。

新栽的雏菊全死光了。

同时，一架飞机在奥斯卡港坠毁，机上16人无一幸免，包括来自维姆兰省的国会议员汉斯·罗森格兰，以及出身于斯德哥尔摩、名闻全国的政治人物约翰奥勒·派森。

寒霜紧紧攫住了科彭镇的田野、林园、厂房、小工业区，以及

奄奄一息或早已关门大吉的店家。

现在应该是春光烂漫的5月初，严冬应该进入尾声，万物应该充满活力、欣欣向荣才对。

同时，距离科彭镇数百公里远的斯德哥尔摩，他们最疼爱的独子拉斯穆斯躺在南区医院53号病区5号病房的病床上。

身上插满各种止痛与提供营养剂的点滴和塑料软管。

此刻，他的身躯轻薄如纸。年仅25岁，却死期将至。

不，5月的大地，不应该结霜的……

约莫一小时后，布丽塔总算忙完了手边的杂务，坐在书桌旁。她洗完所有碗盘，将餐桌与洗手台擦拭干净，将玛格丽特的笔记本塞回她的卧房。最后，事情总算都做完了。

这是一张桃花心木制的书桌，是英格玛从父亲手中继承来的。他的父亲终生从医，而他就是这张书桌的继承人。

自从英格玛成为耶和華见证会成员后，他和双亲之间只剩下礼貌性的零星往来。

英格玛已尽了最大努力，说服双亲一起加入教会，但他们始终对此冷淡。他们对他的一事无成非常失望，在他们眼中，他与她结婚，加入教会，简直是浪费生命——医生的儿子条件跟别人不一样，怎么可以屈就于清洁工这种工作——这么多年来，布丽塔的公婆始终不愿与她有所联系，几乎就像陌生人一样。

当然非常不幸，但这种事常常发生。除了英格玛与布丽塔，教会里还有许多成员也不忍痛做出类似的牺牲。

布丽塔打开平常放置纸笔的中间一层抽屉，取出信纸和笔。



她努力强迫自己冷静、克制，不要有任何感情。

她现在虽然是独自一人，但仍然不动声色。

即使有人正在观察她，也会为她的表现满意地点点头。

对，就是要这样。

时时刻刻都要遵从诚实与正直，为人处世本应如此！

这就是基督徒应有的操守。

她开始写信。

1989年5月9日，斯德哥尔摩

本杰明，我的孩子：

我们又收到你的信了。

之前，我请你不要再写信来。现在，我还是请你不要再写信来。

笔尖在信纸上飞舞着。她的字迹相当娟秀，但有一点飘忽。即使她早已知道自己要写些什么，但写这封信还是花了她一点时间。

你要了解……

她继续写着，然后暂停了一下。

假如有人正在监视她，这几秒钟的暂停可以解读为犹豫不决、意志薄弱的表现。

不，这样实在不好。但是，不管她再怎么铁石心肠，强迫自己